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7年4月19日 星期三
责编：高 炳 邮箱：abc2920@126.com

我可能旅了个假游

——山寨景点问题评析

高 炳

“我可能旅了个假游。”

从兰州游玩归来的好友小陈，在朋友圈中发布了一张当地仿建的“狮身人面像”图片，并配以网络话语“看得我尴尬症都犯了”，引来“圈内”众友围观。

平心而论，对于这座建于当地某旅游文创园内的作品，观者心中各有看法，臧否好恶因人而异，这本也无可厚非。然而有趣的是，这座兰州的“狮身人面像”并非埃及真迹在中国的“独家亲戚”。若想起当年尼罗河畔拔地而起的人类建筑奇迹，竟在数千年后的遥远东方冒出一批仿制品，还真会让人有点尴尬。

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安徽滁州景区的图片中，画着彩色条纹的“狮身人面像”背后，一列高铁疾驰驶过，颇有“千年穿越”的味道。而相比之下，河北石家庄一家创意园内的“狮身人面像”，则在此前引起了更大的波澜。埃及文物部门认为其侵权，一纸诉状告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或许受其影响，石家庄“狮身人面像”已在争议声中被园方拆除。

在出境游门槛仍不算低的当下，如果说山寨国外景点方便了老百姓在家门口“周游世界”，那么对国内景点的粗劣拷贝，则是超越“尴尬”的严重问题了。

去年国庆前后，古城西安的“山寨兵马俑”在舆论场上出尽风头。“红嘴唇、双眼皮、画眼线”的“萌版造像”以假乱真，令人啼笑皆非；其粗糙做工、低劣造型让电脑前的网友直呼“辣眼睛”，也让千里迢迢前去的游客“伤透心”。然而，这些溯源秦皇陵、鸿门宴遗址、世界八大奇迹馆等景点，竟被有关方面评为3A级景区，着实让人匪夷所思。

种种乱象，不一而足，折射出当前“山寨景点”在3个层面存在的问题——

首先，经济效益当头，盈利压倒一切。

如今，旅游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数据显示，2016年，中国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达11%，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超过10%。在此背景下，许多地方即便景点再山寨，也有强大的内驱力上演“文化搭假台，经济唱真戏”。

据测算，去年国庆节期间，每天至少有上万游客被带至西安上述山寨景点，在门票、导游、交通、住宿、购物等各环节花费良多。若再加上解签、送锦囊、买高香等景点乱象，当地经济收益颇为可观。

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在遥远的安徽太湖县某文博园景区内，一个号称中国最大的山寨兵马俑群也横空出世，据说完全按照西安临潼兵马俑一号坑原比例复制而成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参观。与此同时，山寨天坛、山寨长城，甚至山寨天安门，也在一些地方“闪亮登场”，吸客不少，吸金更多。

其次，移栽水土不服，文化自觉缺失。

近日，苏州相城区的“伦敦塔桥”引发媒体关注。这座山寨建筑与英国原版塔桥颇为相似，引来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。然而，东方江南水乡突然出现的这幅“嫁接画”，不免让人觉得不和谐与极突兀。有评论直言，“一个淡雅婉约的中国美女偏要画一个西式的大浓妆，终归是不美。”

不知从何时起，卢浮宫、埃菲尔铁塔、雅典神庙、悉尼歌剧院等众多国外标志性景观纷纷来到中国，落户各地特别是各类主题公园。这些复制的文化形象以“异域风情”为主打牌，实则凸显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不自信。在民族文化符号的挖掘与传播层面，旅游从业者尚有巨大的提升空间。

第三，服务意识淡漠，旅游监管松懈。

从这些旅游乱象中不难看出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，与优质产品的供给匮乏、尚显粗糙的旅游服务之间存在矛盾与错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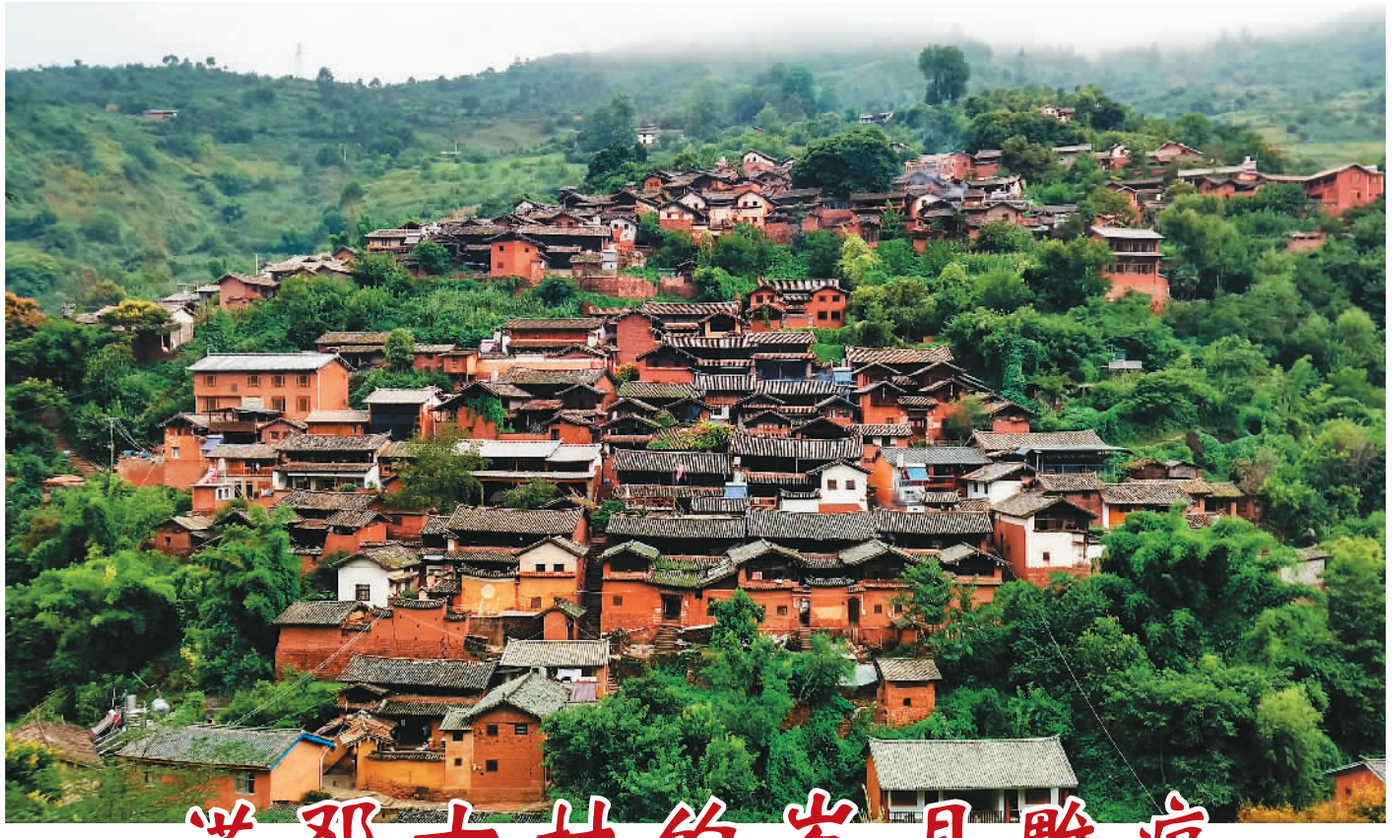
以西安“山寨兵马俑”为例。世界各地游客慕名造访十三朝古都，这座文化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城市本应引以为傲，享受并呵护这份千年历史的独特馈赠。然而，旅游服务意识的淡漠变“长板”为“短板”，不但辜负了富藏的旅游资源，更挫伤了万千游客的心。

几年前，在投诉石家庄“狮身人面像”时，埃及方面曾认为，山寨建筑对细节的处理与原版存有较大差距，会导致游客对埃及古文物原貌的了解失真，进而影响埃及旅游业的发展。这些问题恐怕也需要中国各地监管部门慎重思考和对待。

总体看来，山寨景点的泛滥，源于当下旅游业井喷发展期的浮躁心态：盲信“经济挂帅”，妄图借力现有品牌立竿见影引客；移植“异域风情”，不愿挖掘创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；忽视旅游监管，缺乏长远规范行业的内在动力与紧迫感。

发展旅游，我们不能急功近利、饮鸩止渴，应该摒弃浮躁、着眼长远，注重良性循环；强化知识产权意识，不去“山寨”也不允许自身“被山寨”；培育创新精神，传播好中华文化。

旅游漫笔



诺邓古村的岁月雕痕

北 雁

沿山而上的石板路被磨得光滑透亮，偶尔撞出一棵古树能遮天蔽日。当街的门板早已变得粗糙乌黑，门洞上的格子雕花土蒙灰积，残缺的瓦顶枯草茂密，倾在一边的老墙满不在乎地绽开了裂子。抬头望去，密密挨挨的房子错落有致地挤满了山坡，如同一个声势浩大的民居合影。

这就是位于云南云龙县的著名白族文化古村诺邓。村头至村脚，居然在向阳的山坡上拉出近300米的海拔落差。清代云龙州知府王符曾写道：“峰回路转，崇山环抱，诺水当前，箐篁密植，烟火百家，皆傍山构舍，高低起伏，参错不齐。如台焉，如榭焉，一瞩而尽在目前。”

在一个丽日晴天中走进古村，我心中充满感叹。我想归根结底，就是因为这个深山古村已被深深镌刻上时间的烙印。

当然我亦知晓，罗马并非一日而成。翻开厚重的史籍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，位于滇西高原澜沧江环抱中的云龙就因盐设县，谓之“比苏”，作为当时的云南三大盐井之一。但诺邓确切的史书记载则始于唐代，《蛮书》有载：“剑川有细诺邓井。”及至明代初年，朝廷在诺邓设置“五井盐课提举司”，以诺邓为核心的云龙五井，每年上缴朝廷的盐课银高达3.8万多两。

历经两千载光阴的浸染，诺邓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蜕变。直到今日，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“中国传统村落”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落”……无数盛誉纷至沓来。拾级而上，感觉就像走进一个规模宏大白族民居建筑博物馆。支撑起这每一块牌匾的，都是一本本厚重的时间大书。

此时行走在诺邓古老的村巷，两边的屋檐下，还会时不时遇见盛满卤水的铁锅，锅中放有铁瓢。行至跟前，我忍不住拾起锅来，盛上满满一瓢卤水，从上往下缓缓倾倒。如此翻搅数番，身上渐有些许汗意。从古至今，优雅的诺邓人习惯了将食盐加工交付与时间。村口的盐文化博物馆后面，是一座古老的龙王庙。世代以盐为生的诺邓人，常常会到庙中求神祈愿。但他们祈求的不是雨，而是旱。只有每天阳光普照，雪白的盐巴才会迅速并源源不断地加工出来。

支在旁边的一把竹筛里，略略泛黄的盐块雏形初现。而摆在旁边用来出售的托盘里，雪白的柱形盐筒被印上了“诺”字招牌，让人忍不住抓在手里就想狠舔上一口。恰恰就是这一锅一筛和一盘，让我大略见识了旧时食盐在漫长时间里的诞生过程。

除盐筒外，村巷里见到最多的，就是出售诺邓火腿的招牌。这道因为《舌尖上的中国》而火爆异常的美食，是当地人民的汗水和智慧，也是时间的杰作。经受日精月华的历练，并浸透足够的岁月沉积，自然的弥香才如此耐人寻味。看那逐渐泛满绿苔的表皮，回想昨夜农家菜馆里吃到的味道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村巷随山就势，在一个个低矮古旧的院落包合下弯拐伸延，逐山而上，我听到了水流之声。山风轻摇而至，送走了几分躁热，却将村落衬托得异常宁静。

走过小桥，我又听到了马蹄声响，伴有轻脆的马铃。接着驮马就来了，后面跟着的妇女个子小巧，急促地唤叫：“让马儿、让马儿了……”同行的几位友人赶紧举起手中的相机，急欲捕捉一个生活的镜头，却让她羞怯得立即扭转身子捂住脸庞，再不敢往前顾盼。

我矮下身子，让沉甸甸的马驮子从身边过去。马儿带着咸风，让人再次感到了时间的存在。作为滇西产盐重地，诺邓古村一直都是茶盐古道上的重要集市，自古商贾云集，马帮不断，便也因此加快了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交融。据说，诺邓就是由不同时期不同族群迁入而形成的白族村落，素有“九杨十八姓”之说，自元、明以来，陆续有江浙闽湘赣晋等各省移民因经商或仕宦而来，最终却都融合成为纯粹的白族。

更重要的是，诺邓古村从此人文蔚起。古村之中，“进士第”“亚元”“复甲留芳”“兄弟明经”“贡士第”等各种功名匾俯拾即是。从村中央大榕树下的“世大夫第”牌坊，就可直通村背后的文武庙。沿途之中听当地朋友介绍，诺邓村自古文人辈出。科举时代，村里曾有过进士2人、举人5人、贡生58人和秀才400多人。印在古村上渊源的文脉，同样是因为这漫长的时间沉积。历经千年文化的酝酵，诺邓本身就是一坛醇香的老酒。

题图：诺邓古韵悠长 怀梦草摄

人在旅途

山西闻喜访裴氏故里——

文种勿绝 家风永续

梁 冬

千年河东有不胜枚举的名胜古迹让人流连忘返，也有诸多耳熟能详的人文遗事。

日前有机会探访裴柏村，看到“宰相村”3个大字，我不禁眼前一亮。

裴柏村位于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西北隅，三面环岭，一面临水，形似座椅地貌。三面九岭之端，都有一棵挺拔的翠柏，被人们誉为“九凤朝阳”，堪称是这里的村标。看起来，裴柏村像许多村落一样平淡无奇。然而，步入村落，古朴的民居、厚重的家风都会使人感到“文种勿绝”的浓郁气息。

“文种勿绝”是以人之文德裁止于人，以道德规范人的举止，其深意是“修身不止”，这是裴氏家族千年的《训子令》。翻阅裴氏家谱，让人不由惊叹，裴氏家族历史上共出过59位宰相、59名将军、55个尚书、3位皇后、6位王妃、25名驸马，在正史立传的人就有600余人，可谓“将相接武，公侯一门”。

“裴晋公祠”古色古香 图片来源：山高水长

裴氏家族最早的祖先裴陵从三黄五帝开端，数千年荣显，是历史上有名的家族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对裴氏家族就有“天下无二裴”的评价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裴氏后裔不下150万人，每年都有不少裴氏后人来此寻根祭祖。

“文种勿绝”成为裴氏族裔修身齐家的信念，愈发激励起裴氏子孙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以至形成独树一帜的裴氏家风。厉行裴氏家风的实践告诉人们：只有文种勿绝，才能家风永续；只有家风永续，才能人才辈出。

“裴晋公祠”建在松柏环绕间，尽管要拾级118层青石台阶，但与裴氏一族辉煌显赫相比，无论从建筑规模，还是地域设施上都要简陋、寒酸许多。祠堂占地仅有一亩有余，正面没有山墙，只在檐下牌匾上写着：“裴晋公祠”4个大字。我注目凝立良久：这就是裴晋公祠吗？

就在我满怀感慨低下头来的一瞬，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仿佛看出我的心事，走过来说，裴公祠始建于唐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，不但依山傍水、景色秀丽，而且规模宏大、气势磅礴，是一座包括前殿、后殿的宫殿式建筑。后来由于战乱，祠堂部分建筑遭到损毁破坏，无数精美的木雕被拆去烧毁，昔日的楼台殿阁荡然无存。

在老人的指点下，我推开公祠那扇无声无息的大门，裴氏五祖的巨幅石刻像跃入眼帘，生动地刻画了裴氏始祖裴陵及其子裴辑、裴徽、裴绾和裴潜的形象，刻像刀工细腻，面容古朴从容。千百年来，裴柏村的后人没有他们的榜样，没有他们的滋育，是不可能有如此荣显的。他们作为裴氏的先祖，受到后人的敬重。

站在石像前，我就像遨游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举臂就能触摸到历史，仰天就能与历史对话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江山代有才人出。裴氏一门为什么能香火不断、将相辈出？这源于人文德厚的家风，而家风是由家规家训代代沿袭而成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家风的价值取向，讲仁爱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是家风的道德传承，这些中华文明之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。“家风”植根于家庭的沃土，如若离开家庭，则成为无根之草。唐朝宰相裴度以“文种勿绝”立家风，是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，是家族卓越的生命之源。村民告诉我，裴柏村至今都保留着汉代独有的风俗：挂旗。哪家生育了后代，都要在旗子上写一些勉励子孙的话放于门楣，如“建国英才、祖国栋梁”“巾帼英雄、金枝玉叶”等。这一刻无不寄托父母的衷肠，当听到孩儿琅琅书声时、看到孩儿学业有成时，定会会心微笑。

走出裴氏公祠，或许那碑林能弥补对公祠的缺憾。相传裴柏村原有百余座石碑，现存的数十座古代碑刻只是凤毛麟角，但无论在史料上还是书法价值上，都不失为稀世珍品。

“裴鸿碑”刻于北周天和三年（568年），至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。碑文风化剥蚀，字迹已成麻点，好在下半部多年埋在土中，刚劲有力的魏隶书法仍清晰可见。“裴光庭神道碑”是一块少见的皇帝御碑，由一代名相张九龄撰文、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的行书御碑，虽只有64个字，但字体俊美，用笔豪放，充分展现了一代风流皇帝的才学。“平淮西碑”是由4座巨碑组成，并排而立，由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撰文。该碑经历了几番被砸的起落，最近一次竖起是清咸丰元年。当时裴氏后裔请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韩愈《平淮西碑》，碑文用少见的大楷，集颜、欧、柳、赵为一体，字大如拳，运笔流畅。后世传颂此碑史、文、书、刻俱为世罕见，故此碑又称“四绝碑”。

这些伫立的雕像与竖立的石碑被人纪念、拜谒，其形象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。虽然裴晋公祠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恢宏，但仅凭这些石碑，已足以让现在简陋的裴晋公祠熠熠生辉。

告别裴柏村，依然能眺望到九岭挺立的苍松。回望裴柏村，不禁让人生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深深敬畏。

舞龙嘘花 苗族风情

近日，来自贵州台江县周边村寨的苗族群众举行舞龙嘘花表演，以此祈福好运、风调雨顺，欢度苗族姊妹节。

舞龙嘘花是台江苗族同胞的民间传统习俗，被称为“勇敢者的游戏”。台江县地处苗疆腹地，有“天下苗族第一县”之称，台江县的舞龙嘘花尤为壮观。

宁 坚摄（人民图片）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8772 6536874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1.5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